

节气（组诗）

杨玉保

立春

一夜雨水的劝说
挂在檐边的那排冰溜
已不再凌厉逼人

东来的风
轻抚过料峭的枝头
泥土解封的消息
被流水传送得很远

布谷鸟的报幕词，只读了序
正文，还是河边柳的腹稿
我，是那句怕被删去的短语
静待花开

雨水

我们都有一个习惯
起名字，盼望什么就叫什么
譬如招弟招财、富贵平安，等等
二十四节气就有一个叫雨水的

攒了一冬的梦想
期盼一场雨水的滋润

雨水是愜客的
把粒粒雨珠抽成丝，纺成线
也是最昂贵的
与油同价

我想取出全部的积蓄，到哪里能
购买
只要一场透心的雨
萧瑟的枝头就会一夜返青

惊蛰

龙潜于野，微微抬头
冬眠的虫豸、草籽在地下蠢蠢欲动
龙不动，万物不动

云在天空也蠢蠢欲动，风在结集
等待闪电
踏着雷鸣奔涌而至

虫鸣、蛙鸣、鸟鸣，百家争鸣
沉寂的日子就要过去
我也将走向原野
筹备春天的绿和繁花万朵

春分

这天的油菜花愈发地黄
麦苗愈发地青，青黄相间

这天的黑夜不再漫漫
昼夜一样短长

这天雏燕找到去年的家
模样愈来愈像她的爸和妈

这天春天更像春天……

清明

田地里的油菜花
把春天抬高了些许

林间布谷的鸣叫声老了
声声啼血

路边的野草
还残留着昨夜的泪珠

那条小路啊
是掐不断的脐带
被怀念浇灌的那面山坡
枯草株株返青

谷雨

梨花雨、樱花雨已经饮尽
我的身体还是饥渴难耐

江河湖泊是我家的大水缸
我要储存春天最后的雨水和春色

我要收集天空的全部云朵
留住水的根

我要让身体里所有的河流都保持
丰沛
奔涌激荡

还有那支蓄满激情的笔，像针
插进土地
让诗歌汨汨输进泥土的血管

村庄的思念（组诗）

史劲松

墓园的柏树，庄重青翠
像沉默的兵俑
守护着村庄的阴阳两界

碑上的名字，熟悉又陌生
名字背后的慈爱、怜惜和愧疚
都被时光，刻进这冰冷的石碑

风，吹过山林，呜咽如泣
像逝者的絮语，在耳边浅吟低问

曾经的笑容，如今的寂静
村庄的知遇与恩情
在这条漫长的阴阳线上
像是一场播撒世代烟火的耕种

又一年清明

石碑似乎冒出一种声音
低吟我的乳名，我知道，在这个旷野
能叫出我乳名的人，都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也埋在这里。风在草叶上
摇动无人能懂的经文
我一再俯身，想听清泥土深处有没有轻微的
呼吸

父亲的嘴唇、眼睛及皱纹
在我的眼前幻生
他的手指穿过岩土，轻拍我的后背和肩头

我突然想和父亲交换一种身份
他成为等待的那个人
我变成跨越两界的游子

母亲的召唤

母亲石碑上的遗像还未长出苔藓
父亲就以仅存的一点语法
与相框里灿烂的笑容商谈相聚的日子

他总能听见厨房里碗盏的声响
在黄昏或深夜准时漫过孤独之门

灵牌前的香灰堆积成山
父亲把自己藏进豪华的纸屋
每个现代物件都写满半截追思的遗言

不知清明节的风能否撞开瓷罐
那些姐妹们日夜折叠的纸元宝
能否点亮他瞳孔里最后的光斑

我知道，他们在石碑下重逢时
月光会将两个名字浇铸成铜像

我知道，母亲正高举精心绣织的幡旗
从守卫森严的边界，飞奔而来……

公墓的黎明

扫墓的人在墓碑间走动、跪拜
燃烧的纸香扬起又飘落
似乎有人在撰写祷文
讲述这一排排被风雨淋湿的故事

我的目光扫过熟悉的名字
记忆涌向往事，眼里浸出潮声
轻轻的潸泣结不成最后的思念
曾经鲜活的形象已渐渐告别原来的逼真

当又一个清明节来临
我将在这里碰见平时见不到的乡亲
我们共话逝者的生平
和生者在周而复始的季节迎来的黎明

满庭芳·贺张安智周岁兼呈张兄

潘中房

时令分春，瑞龙抬首，双节并
洽青韶。
晬筵宏启，锦席列珍肴。
最喜垂髫诵祝，童音脆、何惧
人潮？
掌声动，满堂点赞，灵秀蕴根苗。

殷殷陈谢语，经霜故旧，承露
新交。
盏深倾，浓情尽沁醇醪。
念念星星初愿，未老风、已耀
重霄。

东风暖，兰芽茁壮，来日看扶摇。
【注】青韶：春天。明·汤显祖
《玉芙蓉》：“青韶映。看条风拂水，
献岁含英，年年春色倍还人。”
晬筵：小儿周岁宴。清·南皋
《慈氏生朝》：“晬筵嘉节属三春，
朝日瞳眈瑞色新。”
扶摇：1.神话里的树名。《庄子·
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
适鸿蒙。”2.盘旋而上的大风。《庄
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
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诗歌有双美丽的眼（外一首）

陈英

早将铃声调成振动
怕惊扰到世界，更怕听清真空
唯有刮骨之痛能抵达
业障的大漠
纵在一块很小的公共绿地
我也只是缀满诗行的安静风等

铁皮柜在高压线下吱吱作响
新生与死亡彻夜密谈
土地与谷物于年前锈迹斑斑
父亲在拆解那些经年的农具

骑在黑水牛背上
冷风如落魄故人

左眼映着蓝天白云
右眼沉淀斑驳大地

一只若是苍生
一只便是诗眼
而我迷离的瞳孔
始终找不到归乡的路口

雨下在下午

监控镜头里
堂屋的座钟仍在行走
母亲粗糙的手每十天拧一次发条
像在安抚一条温顺的老狗



精灵 周文静 摄

钟摆下方，父亲曾经的领地
条台、八仙桌、半瓶白酒
墙上我的电话号码
与母亲午睡的姿势一样日日安宁

父亲在附近的土丘中
喂养疯长的稻禾和思念
我每日通过电子眼眺望
彼此心照不宣的笑容

那年他们一边抢救浸水的工分
一边惦记襁褓中的崽
是否尿湿 是否望着天窗的亮瓦
兀自嬉笑或惊哭

这是他们后来讲述的往事
下雨了，我想知道
堂屋可曾积水
小路是否泥泞
那位蹒跚的老人
是否安坐家中